

延州风物



夫延安者，襟秦塞而锁边关，枕黄土以接穹苍。北控朔漠风沙，南引渭川云气，东携吕梁叠嶂，西拥陇坂层冈。其形胜也，梁峁如海，沟壑成渊，虽无江南烟雨之秀丽，独钟秦塞山川之苍茫；其文脉也，黄帝陵寝，禹迹犹存，秦关尚在，汉墓唐窟隐于荒丘，宋寨元堡峙于危崖。然使延安名标青史、气贯长虹者，非独地理之胜，实乃民族存续之际，为天下立极、为苍生铸魂之圣地也。

忆昔神州陆沉，山河破碎，东瀛烽火灼华夏，九域疮痍，万民倒悬。

物语 微思



五月的风，其实是有味道的。

当塞北还残存着一丝料峭的凉意，当黄土坡上还留着冬的褶皱与苍茫，忽然有一夜，空气里就钻进了一缕清冽的甜。那不是桃李的浓妆艳抹，也不是杏雨的缠绵悱恻，而是一种更决绝、更纯粹的香气——是洋槐花开了。

是的，春天的浪漫，从来都不是谁都能给的。

它必须是洋槐树给的。

你看那些平日里沉默寡言，甚至带着几分粗犷与荆棘的洋槐树，一夜之间，竟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信徒。它们把积攒了一冬的苦涩，都酿成了枝头那一串串、一簇簇垂挂下来的白。那白，不是雪的冷寂，而是乳酪般的温润，是月光被揉

碎时，细细密密地缀满了枝桠。那是陕北高原最盛大的起义。所有的枯褐与灰暗，都在这一刻臣服于这汹涌的白浪之下。我提着竹篮，走进这片白色的雾霭里。

指尖触碰到那些细小的花瓣时，能感到一种微凉的颤栗——那是春天在颤抖，因为它终于找到了可以寄居的肉体。每一朵小花都在呼吸，吐纳着黄土高原上最奢侈的清气。那香气太霸道，又太温柔，霸道到能盖过尘土的味道，温柔到让你觉得，连呼吸都是一种亵渎。

采一筐春天的甜吧。不要辜负这稍纵即逝的恩典。手指穿过细密的枝叶，将一把带

着露水的花序，那是一种近乎神圣的仪式。筐底渐渐铺满这来自山野的馈赠，它们挤在一起，像一群不愿散去的白色精灵，固执地要把这短暂的甜封存进漫长的岁月里。

这是洋槐花独有的清香，是任何香水都无法复刻的魂魄。它带着泥土的质朴，带着风的自由，甚至带着一丝刀锋般的凛冽——就像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苦难中开出的花，总是格外香甜。

它是陕北春天最温柔的信号。这信号比布谷鸟的叫声更准，比解冻的冰河更暖。它告诉人们，青黄不接的日子终于熬过去了，新的日子，是甜的。

手指穿过细密的枝叶，将一把带

延安赋

曹世玉

振兴气象。宝塔山下，朝圣者接踵摩肩，细溯红色基因；清凉寺前，造林人植松播柏，漫染黄土新妆。梁峁间苹果丹霞映日，棚室内蔬果四时飘香。能源新都，乌金涌动赋能千里；生态示范，碧水长流惠泽八方。然其精神命脉，历久弥坚——实事求是融于血脉，艰苦奋斗铸为精髓，为民服务奉为圭臬，如薪火相传，永耀征程。

噫！延安者，非地理之名号，实精神之渊薮也。其山为脊，撑起民族气节；其水为脉，滋养天下初心。观今日神州崛起、盛世重开，岂非当年窑洞灯

火所种之因，延河乳汁所育之果？愿后来者常怀敬畏，永续薪火，秉延安之魂，赴时代大考，以赤子之心，再写华夏宏文！

赞曰：

黄土凝魂立九垓，延河载史日边来。窑洞曾破千年夜，鏖战终消百代哀。圣地初心昭日月，中华伟业耀云台。精神血脉永相续，奋楫扬帆不复回。

五月槐花香

闫振华

当炊烟升起，把这清香揉进面里，蒸成洋芋擦擦，或是拌上鸡蛋，入油锅炸至金黄，那便是把整个春天都吞进了肚里。一口咬下，齿颊留香，那是山的味道，是风的味道，是时间终于回甘的味道。

于是，在这个万物生长的季节，我愿意做一个贪吃的人。贪这一口春的甜，贪这一树的白，贪这洋槐花给予的短暂却极致的浪漫。

因为我知道，花期不等人。正如这陕北的春天，虽然迟了些，虽然野了些，但只要有了洋槐花的香气，便足以慰藉所有荒芜，足以让人在漫天黄土里，看见天堂的倒影。

别说话，听。花开的声音，就是春天的心跳。

悦读 延安

延河畔的时光之歌

杨梓焯

当第一缕晨光吻上宝塔山的塔尖时，我总爱站在教室的窗前眺望。宝塔山的轮廓在曙光中渐渐清晰，山顶的塔尖像一枚古老的印章，在湛蓝的天幕上盖下“延安”的印记。恍惚间，那座矗立千年的古塔仿佛从历史深处走来，塔檐的铜铃在风中轻响，像极了爷爷烟袋锅里掉落的火星子。延河水在山脚下舒展腰身，新修的木栈道旁，晨跑的少年踩碎了水面的霞光，抖落一串金色的涟漪。这座被黄土高原环抱的城市，正以它独有的节奏苏醒过来。

去年秋天，学校组织我们去南泥湾研学。课本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标语，在亲眼见到万亩稻田时才有了具象的意义。带队老师指着远处的山峁说：“六十年前，这里还是荒无人烟的‘烂泥湾’，是三九旅的战士们一镐一锹开垦出这片绿洲。”现在的南泥湾，金色的稻浪翻滚着涌向天际，稻田旁的湿地公园里，时不时还有野鸭掠过水面，惊起圈圈涟漪。

爷爷常说，他小时候，延安的春天总被黄沙笼罩。“白天点油灯，夜里土堵门”是那时的真实写照。而现在，我家阳台上的多肉植物四季常绿，窗外的延河湿地公园草木葱茏。去年夏天，我随家人一同乘车去甘泉县劳山森林公园游玩，还在公园里发现了野生的刺猬，这个圆滚滚的小家伙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延安的绿水青山，真的成了金山银山。

周末跟着奶奶回乡下老家，总能在老窑洞的土炕上听她讲过去的故事。奶奶家的窑洞依山而建，拱形的门楣上挂着一串串红辣椒和金黄的玉米棒子。“当年你爷爷就是在这样的窑洞里，用煤油灯照着给娃娃们缝衣服哩。”奶奶用布满皱纹的手抚摸着斑驳的土墙壁，那里仿佛还刻写着黄土高原上那些早已尘封的故事。

去年学校组织参观杨家岭革命旧址，当我站在周恩来总理旧居的窑洞前，突然想起奶奶家的土炕。同样的拱形屋顶，同样的土炕桌，只是这里的煤油灯玻璃罩擦得锃亮。讲解员说，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窑洞里，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那一刻，课本上的历史突然活了过来，那些泛黄的照片、生锈的钢笔，都在低声诉说着延安精神的真谛。

今年春天在革命纪念馆做讲解员，遇到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兵。他指着墙上的照片喃喃自语：“这窑洞里的灯光啊，比星星还亮。”老人的手指抚过玻璃展柜里的煤油灯，那布满皱纹的掌心与灯座的弧度完美贴合。我忽然明白，延安的窑洞从来不是冰冷的土穴，而是无数滚烫的心，在历史的长河里凝成温暖褶皱。

延安的味道，藏在二道街夜市的烟火里。周末约同学去逛夜市，总是在热气腾腾的摊位前挪不动脚步。李奶奶的炒洋芋擦擦是我们的最爱，她总是操着一口地道的陕北口音说：“娃娃们多吃点，长身体着呢！”听她讲以前物资匮乏的日子，“那时候过年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馍，哪像你们现在啊，天天都像在过年呢。”

去年冬天，夜市改造后变得更整洁了，但熟悉的味道没变。新增的文创店里，年轻的手艺人用陕北剪纸剪出延安新貌，宝塔山、延河大桥都成了剪纸的新题材。转角处的“中国红色书店”里，总能看见捧着书的年轻人，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他们身上，像极了窑洞里曾经的灯光。

去年元宵节时，我第一次在贵人岭观景台俯瞰这座城市。老城区的窑洞与新城区的高楼在暮色中相拥，万家灯火渐次亮起，像谁在黄土高原上撒了一把碎钻。远处传来震天的鼓声，鼓槌落下的瞬间，我忽然听见历史的回响——从土窑洞的纺车声，到高铁进站的鸣笛声，再到此刻震撼山谷的鼓声，原来延安的脉搏，一直这样有力地跳动着。

上个月参加学校组织的“延安新貌”摄影比赛，我拍的《新旧对话》获得了一等奖。照片里，延安百货大楼的玻璃幕墙映照着远处的宝塔山，现代建筑的几何线条与古塔的飞檐翘角在暮色中交相辉映。评委老师说，这张照片诠释了“传承与创新”。

现在的延安，老城区保护着红色记忆，新城区迸发着发展活力。西延高铁让延安融入了全国高铁网，从延安到西安只需一个小时。爸爸说，他小时候，从延安到西安的绿皮火车要走一整天，现在的变化真是“想都不敢想”。

站在延河畔，望着夕阳给宝塔山镀上金边，我想起历史老师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作为新时代的延安少年，我们既要坐窑洞里的灯光守护者，也要做延河畔的追梦人。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回望今天，会发现自己也成了照亮延安的一束光。

夜色渐浓，延安的灯光缓缓亮起。从老城区的窑洞人家，到新城区的高楼大厦，万家灯火像散落的星辰，在黄土高原上织就璀璨的星河。我知道，这是属于延安的星光，也是属于中国的希望之光。而我们，正站在这片星光下，续写着延河畔永不褪色的歌。



杨家岭

YangJiaLing 邮箱: yjlywfk@126.com

诗海泛舟

早餐

曹延斌

抓一把阳光
放进牛奶
水的热情
唤醒鸡鸣

五谷杂粮
打磨的合唱
香气扑鼻
黄瓜、小番茄……
悉数登场
还有一些营养
跃跃欲试

早餐的标配
因人而异
都想吃出一天的朝气

与妻围桌用餐
妻的笑声
像窗外的鸟鸣
给早餐洒上了甜蜜的光晕

人间最深牵挂
不过烟火朝夕，岁岁相依



紫韵轻扬

朱兵兵 作

那条难忘的归家路

高东峰

回家的路 征文选登

1982年秋季，经历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竞争，我好不容易通过高考，得以进入省城求学深造。远离家乡后的第一个学期，寒假即将到来，眼看就能回家与父母弟妹团聚，我的心情十分迫切。那时的交通条件远不如现在便捷，每天只发一趟班车，车票一票难求。现实境况逼迫着我们天不亮就要早早赶到当时的小南门汽车站售票窗口，排着长长的队伍，翘首期盼能抢到一张珍贵的车票。

回延安的那天早晨六点左右，天色还黑沉沉的，呼啸的寒风让人不由得缩紧脖子。同宿舍的同学们送我登上返回延安的老旧解放牌长途客车。这辆车像患有严重哮喘的病人一般喘着粗气，载着昏昏欲睡的我和其他旅客，吭哧吭哧地沿着坑洼不平的公路一路向北行驶。经铜川短暂停靠后，翻越蜿蜒崎岖的宜君山梁，又在黄陵停车加油；下午在富县茶坊路边简陋的小饭馆，吃了一碗清汤寡水的面条。最后，在暮色苍茫时分，终

于抵达人声喧闹、煤烟呛鼻的延安东关汽车站。

第二天，我挤上亲戚介绍的顺车回到延长县城。在县里工作的父亲又打听好一辆给基层供销社运送货物的大卡车，顺路把我捎到离家乡还有十多里路的岔路口。看着汽车轰鸣着卷起一阵尘土，向左拐弯驶向另一个方向。过了许久，等尘土夹杂着汽油味慢慢散去，我才提着两件行李，磕磕绊绊往前挪了几步。此时太阳已经渐渐西斜，冬日白昼本就短暂。为了行走省力、赶路更快，我随手折了一根干枯树枝，把两件行李前一后挂在树枝上，像担水一样挑着，迈着急切的脚步朝村子走去。记得一路上没有遇见一个路人，更没有碰到顺路的拖拉机或驴拉车。年方二十，归心似箭的我，不知什么是寂寞与害怕，独自一人挑着行李，走过皇庆寺院路畔下的砂石公路，翻过陡峭幽深的郝家窑科嶮，再穿过母生村路边高大阴森的古槐树下。走到冯家条梁上，往左拐进小路，便踏上了

家乡从座村熟悉的土地，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就这样，在天色擦黑、鸡群归窝、炊烟袅袅之时，我走下自家斜长的窑科坡道，远远就听见邻家大叔亲热地喊着我的乳名打招呼。推开院门走进院子，弟妹们争相从窑里出来迎接我。看着透露着温暖气息的窗户纸上闪烁的煤油灯光芒，扫去裤脚上、鞋面上沾着的家乡的泥土，望着母亲慈祥开心的笑容，心里一下子轻松了不少，坐在热堂堂的土炕上，心里是那么的惬意舒适，走了那么多的路好像也没有感觉到特别的累。

岁月如梭，时光飞逝。一晃几十年过去，如今若是赶上红白喜事，再回我的家乡从座，从延安自驾出发，驶入延延高速公路，途经延长县城过境公路，沿着改造后的延马二级公路，穿过有“中国第二滩”之称的张家滩镇，跨过宽阔的通赤大桥，顺着柏油公路驶上南塬……不消二十分钟，便能坐到家乡吃喜事饕餮的饭桌旁，尽情享受浓浓的亲情氛围……

1991年12月26日，是足以载入延

安发展史册的日子。漫天飞雪中，西延铁路在延安站完成最后一节铁轨铺轨。1992年8月西延铁路正式通车，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气化铁路，再到后来的动车、高铁，圣地延安已然驶入改革开放的“快车道”。

恍惚间，改革开放已走过四十多年不平凡的历程，华夏大地发生了无数天翻地覆，足以载入人类发展史册的历史性巨变。而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当属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天空不时有航班穿梭掠过，四通八达的国道、省道、县道、高速公路上车流不息；南来北往的普速列车、动车、高铁，构筑起安全高效、快捷便利的现代化铁路交通网络，朝夕至的“一小时城市生活圈”，为群众出行提供了更安全便捷的选择，也有力助推了经济快速发展。

目睹家乡与出行条件的巨变，我由衷感慨：生在伟大的祖国真好。如今祖国日益强盛，身为炎黄子孙，倍感幸福自豪。

安发展史册的日子。漫天飞雪中，西延铁路在延安站完成最后一节铁轨铺轨。1992年8月西延铁路正式通车，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气化铁路，再到后来的动车、高铁，圣地延安已然驶入改革开放的“快车道”。

恍惚间，改革开放已走过四十多年不平凡的历程，华夏大地发生了无数天翻地覆，足以载入人类发展史册的历史性巨变。而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当属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天空不时有航班穿梭掠过，四通八达的国道、省道、县道、高速公路上车流不息；南来北往的普速列车、动车、高铁，构筑起安全高效、快捷便利的现代化铁路交通网络，朝夕至的“一小时城市生活圈”，为群众出行提供了更安全便捷的选择，也有力助推了经济快速发展。

目睹家乡与出行条件的巨变，我由衷感慨：生在伟大的祖国真好。如今祖国日益强盛，身为炎黄子孙，倍感幸福自豪。